

集部

粵西文載卷四十三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題名

思恩府儒學科舉題名碑　湯琛

郡縣儒學之科舉有記題名者豈無謂哉葢以用示將來而勸勵於後學也勸勵之意若何欲俾後之學者遵聖人之教行聖人之道出為朝家之用致君澤民立功

樹勲無名沆芳匪徒習文藝以媒利禄而已抑必使之取法於古人而成效焉思恩軍民府僻在遐荒隷於廣右前知府事岑侯瑛世襲其土爲田州諸郡之長有猷有爲士庶仰戴况崇儒重道建學立師增廣生徒故羣才輩出咸譽髦焉明禮讓而服其教化有陸生藾者以癸酉之科舉於鄉而中於有司葢思恩以文辭舉者自陸生始前乎此者未之聞也岑侯有功於民今陞都閫厥肖鐩克繼其職尤卓然樹立綽有父風衆咸仰之予

以憲僉分治左江獲與岑侯父子會乃屬予記礲石為題名揭於明倫堂之左俾來者知所勸勵若岑侯之用心厚矣以其用心之厚如此則思思之士負道德而抱文辭駸駸而進者又豈止於是而已哉凡諸士午尚其懋諸慎勿自棄可焉是為記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　桑悦

唐虞之才出於推薦周始行鄉舉里選之法鄉大夫貢賢能之書王祭司祿而受之藏於天府令鄉會二試登

名者有錄蓋昉於此唐時登進士第者題名雁塔宋立進士題名石刻於禮部國朝又立之於胄監京師所為四方標準若然則府州縣學重刻本學科甲之名以見人才之盛以為山川之光非以義起者歟馬平科甲代不乏人號小莆陽宋景祐間甘君翔又嘗一占掄魁實為嶺南文獻之邑大明洪武初賢才益盛非郡學可容因各建學以便絃誦自是進士則有蕭君文秋元則有計君宗道其他得雋發解每大比不下數人分入郡學

成名者又在格外縣令潮陽鄭君項掌敎賓州宋君
逺司訓蒼梧李君昇等懼本學先後登一第者其名久而
湮滅相與伐石題名以圖不朽求予詔之以言夫人之
名父詔之然響隨呼滅是故常人之名不出十里君子
之名能揚四海聖賢之名能傳千古今則勒之於錄刻
之於石非可揚可傳之一事歟嗚呼莫堅於石然石之
刻於人者有盡莫脆於人然人之刻於石者無窮曹娥
郭有道峴山等碑炙野火而礪牛角化為朽壤巳久令

則因其人而思其石砥然挂空者常存是非人之能刻其石邪子曰古之學者為巳今之學者為人文中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巳諸君於仕學之閒一毫天理未純人欲未盡則見之事業公焉而糅之以私王焉而雜之以覇又安能光明俊偉以示天下後世哉學必為巳仕必為人明德新民兩造其極夫如是則於名也欲離之而愈合欲遠之而愈近吾知今日之名雖細書之而遐邇共睹大莫踰焉雖淺刻之而歲月不磨深

莫踰焉斯石之遭如何傳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諸君盍共勉之項等進曰班孟堅作勒燕然銘韓昌黎作送李愿歸盤谷序柳刺史作柳州東亭記當時畢刻於石今石皆何在若此者不可枚舉茲又因其文而思其石則又刻石於文者斯石之遭不在先生之文乎予應之曰不敢當不敢當當與諸君交相勉

總府題名碑　倫文敘

自中世而下凡臣工會政之所舉琢名於石用垂不朽

兼以起目前警惕之心其義懇且切矣嶺表東西異藩初無會政之所安有所謂琢名於石者哉實昉於憲廟初服蠻寇蠭起二廣文武大吏曾莫統一其卒伍軍需亦復牽率不時於是始用議者之言以總鎮命太監陳公瑄以總督軍務兼理廵撫命都御史韓公雍以總兵命平江伯陳公鋭皆兼制二廣權莫重焉隨度境内之水陸交通道里適均洎充控扼夷獠之衝者得梧州城焉遂即城中建府第一區為三節帥會政之所自時而

後體統尊嚴事權畫一每有剪伐二廣文武大吏既臂指以相從而徵集調發飛輓供億抑且交輸並濟歷數十年於兹屬郡生靈安堵牛馬布野皆三節帥開府之功也今上嗣登大寶之二年命御馬監太監潘公忠來蒞陳公之任四年又命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廷選來任夫二廣天下重鎮也三公皆負天下重望其匹休前烈遠躡辛趙方虎之高迹使炎荒坐受晏然之賜者諒優為之矣惟堂堂府第更代如傳舍而姓氏曾莫之紀

詎非鈇典與叟委工礱石自初命三公以後咸就劖載文敘時適至府堂或乃指而問曰題於下方者何名余曰姓名非聲名也所謂聲名若才名廉名赫赫名之屬是已摽於上者何名余曰朝廷因事命將之名非官名也是葢有義焉曰總鎮者公廉靜端直亮惠和使夷落讋服疆宇乂安斯謂得其義若好矜愎事紛擾而莫之節損則失之矣曰總督者方確嚴正仁恕剛明使將士用命威風燀赫斯為得其義若務寛通狃故常而莫之

統馭則失之矣曰總兵者勇略謀哲持重諳練於以潛消荒類坐牢衆志斯爲得其義若甘玩忽樂弛縱而自謂包荒則失之矣是名故有三者之殊然能一心協力勉攄忠赤於朝廷所命之名殫盡其義則聲名信可立至而姓名亦因以不朽矣其或反是寧不胥失之邪問者請曰是盍有裨於三節帥之言也不可不記乃書所答并建置美意付工刻焉

察院題名碑

錢奐

監察御史蘇公慶奉上命來廵按廣右視事於南城內之察院風紀大振人鮮有犯者政旣暇謀於藩臬諸大夫曰茲地卑濕又近市肆喧囂可厭非憲職所宜乃相城中地莫如舊藏基爽塏可用乃請於廵撫都憲金臺張公遂遷焉僉曰公之此舉實經久之計不妨農不傷財不踰時而告成宜以其事勒之堅石以垂示久遠屬方伯淳安胡君拱辰為之記公曰前予至此者多矣予一人獨傳可乎乃追考載籍得賀潤而下四十八人題

其名於刻石以記見屬夫人情鮮不為已能與物共者
世不多見公言及此賢於人遠矣本朝設公卿大夫佐
聖天子理庶政於内叙以方面統郡邑武衛於外吏士
之多雖皆朝廷選任而或不能無變於其初忠廉在位
矣奸貪者或有焉寛仁在職矣苛刻者亦有焉不有風
紀之任是繩而是糾則淑慝不分而治道難成矣故内
之則設都憲以總執風紀外之則立監司以分布憲度
又慮夫天下之大封疆之廣吏民之臧否軍民之休戚

不能盡知也故外遣御史以廵行天下忠廉者愛護使無沮喪奸貪者斥逐使不得肆一政事之謬必正之一刑罰之寃必伸之與夫强之淩弱衆之暴寡皆為搏去不為民害故御史比於他官其職尤顯其權尤重世稱繡衣一出山嶽動揺輶車一臨郡邑奔走豈虛言哉廣西僻在西南去京師萬里與中州不同分遣憲臣尤所加慎惜乎嵗久不能盡考見止得前四十八人非有以彰之則同歸於泯滅而後之來者亦無因而繼矣彰厥

既往而開其將來用心不既廣邪於乎不特此也又有勸懲之道存焉何也後之人見其名而知其賢也必敬之慕之吁可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名貴以實副實有不足則名為身累故無玷於名當求其實實之無媿名斯不磨矣公曰余意正爾碑成勒羣公名氏觀者幸無以為僭為之記（後正德間歐陽旦有續題名碑文不録）

督學題名碑

劉節

皇明洪武初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設諸校官為師閭

里俊秀為弟子員各以其長吏提調之正統改元設監司提督廵視授璽書從事景泰元年罷去天順六年復設至今餘六十年不變也廣右地遠多僻立學張官風聲教化與中藩齒督學諸監司往者恒稱得人顧勤名之碑未樹君子謂缺典者非邪節斎乏西蜀嘗作是碑復承兹乏三年矣惟往者莫考來者莫為之繼是憂廼碑諸或曰碑勸也又曰勵也曷為勸且勵也司馬子記諫院謂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人将指而議之

故曰勸且勵也節嘗疑之謂其中人望人者也夫中人者導之善則善禁之不善則不為不善者也是故上智大賢其為善火然泉下其不為不善騶虞不殺竊脂不穀何也夫善者性也性出於天有善未有不善者也上智大賢為善不為不善率性而已矣性教所從出也監司督學任教人之責者也教人者教之率性而已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率性也節也中人弗逮導之善猶弗能焉者也敢不惟是砰是懼於戲道積厥躬有

教無類前諸君子其謂斯何後諸君子其謂斯何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副總兵府題名碑　　宗璽

猗與邃古堯有三危之誅舜有羣后之師聖人非樂武者而然何哉葢蠻夷自擅弗率帝命卒莫可已也然則國家於嶺海諸邊置帥率兵以為防衛獨得已乎帥焉而無紀律能治兵乎嵗之戊寅廣西副總戎員鈌令總戎張君祐方任右江參將分鎮柳慶諸州年勞茂著時

當道者廉得之合謀具疏以其名上聞有制可是秋八月涖任蓋天下承平久矣邊方之獘大率多弛君至剗除積蠹莫遺餘力識者知其有撥亂之才獨可一面將吾軍耳有閒龍州趙姓諸酋豪作孽延及愿民良族一旦驚擾大督府建寧楊公大廵按黄岡曹公以事屬諸巒非君莫可屬者君曰是誠在我我其往諭或謂蠻性剛狠且兵弱不足恃奈何君曰不然兵之强弱係將能否否則益釀禍深民被毒益烈可乎哉遂提兵深入懾

之用威諭之用誠甫二月事平而還識者亦知其才可復大任非曰一面之雄而已君一日追念兵之由弛歴求前任人氏兼考其行事庶幾得所師然帥府建置有年而題名獨缺君曰是不可得已稽諸簿籍得凡若干人命工伐石將循次刻石俾觀者自得焉碑例有記屬諸璽者再三既弗獲辭則申告之曰論事莫難於兵求材莫難於將以一人動静進退而百萬之命係焉將所以難也雖然紀律嚴則將之道得而易紀律亂則將之

道失而難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其易也固宜失則兵未戰而先敗其難也亦宜試使兵將必諳首尾必救擾亂必罰逃亡必誅有功必賞死敵必録進之必榮退之必死則夫百勝之雄豈俟戰而見邪凡為將者皆如是亦能言是卒未見其然者其獘二或好名而樹私恩或懼謗而欲人悦樹私恩則必廢法欲人悦則必違道有一於是足以債事而有餘惡乎紀律之有哉君嘗謂兵之强弱係將能否則既已知之矣雖然予何以加焉第因

其請舍是無可以為告者是故始終與之言紀律抑總戎者職分内事也嘉靖壬寅袁袠有續題名碑文不録

柳慶參將題名碑　　張翊

題名也者勵世之規也上焉者無竢乎勵固也然而勵焉恬弗知勸沮品斯下矣嗟乎太樸散而澆風煽古之人弗獲已顯刑賞於市朝救之猶恐弗及又以為非永勵也於是乎國則有史焉州郡則有志焉至於題名極矣廣右地方民猺雜處卉椎之輩往往以刦掠為生惟

柳慶二府為甚焉肆景泰初設參將官一員分守其地
坐是故也迨今六十餘年矣其歷任之久近操履之臧
否事功之有無昭然在人耳目尚可考也正德八年都
指揮僉事張君天祐適奏薦領斯任訓武之餘檢閱舊
牘得孫麒而下凡若干人懼其名實久而湮沒且無以
示勸沮於將來也命工礱鉅石為碑題名其上而上略
疏其實樹於廳事之側焉乃專書幣徵予文為之記予
惟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至題石垂之不朽亦可稱

矣然而有榮辱焉賢則榮不賢則辱矣有功德則榮無功德則辱矣不如不名之為愈也然自古有有殊勲盛德載之國史列之州郡志而無題名者矣未有題名辱而能與史志者也夫人莫不好榮而惡辱也榮辱一時孰與榮辱乎千百世所謂題名將大書深刻於金石期千百世不朽之規者也矧夫榮辱一已不但已也親之所繫波及其宗族鄉黨妻孥焉則亦獨何心而必於去榮取辱為哉嗣是來者苟能無俟乎勵而與工焉者伍

予安敢絶望以為無其人焉其次奮猛以從事予所謂
賢所謂功德雖微史為之筆亦必有志載之者矣何題
名之足云於戲辛無怙弗知勸沮而甘為下品之歸哉
張君名祐天祐其字别號可蘭以洛陽年少承世勲之
襲其在柳慶也清約嗜學如儒生而克振武事嘗謬以
師道宗予今日題名之勵所謂先從隗始者邪

潯州參將府題名碑

張潹

廣西軍國之制三府居中建節左右兩江各設參將統

兵猶犄角之勢也左叅將在潯州城中央據西正東向建置始於景泰初迄今六十餘年矣正德丙子冬予展桑梓於平南平南潯之屬邑也叅戎牛君允武於舟來訪既乃往報於潯升堂燕喜且得登城縱觀形勝允武進曰桓奉命兹土甫匝三月戎馬之務夙夜不遑寧處顧瞻棟宇緬懷先達思究政績以為師資閱故牘得范君信而下凡若干人懼其久而遂湮也謹題名於石為我記之惟吾潯西連横貴東注藤梧而左叅將領兵有

五府四衛九所二十八州十九縣之伍卒民兵皆聽約束其所防禦之賊則斷藤峽山之衆為腹心仙臺花相小田羅鳳之衆為羽翼苟非方略過人師出於律則突如其來者何以制之師於茲土者吾不能枚舉其事嘗聞諸父老則范君信之謀勇歐君盤之鎮静其優也而房君汝玉之廉能威遠又其最也其他有姦田誤國貪暴戕民者吾須不欲顯言之然循其名究其實行路之口皆碑也而又可逃乎令牛君始至轅門乃能獨尋往

轍以古為鑑吾知其他日不欲立於三君之下風也較然明矣嗚呼嗣是而來者尚無窮則嗣是而題名者亦無窮賢而題名石之華也不賢而題名石之疥也帥於茲土者可不勉哉是為記

鬱林科貢題名碑

倫 詔

洪惟我朝稽古右文凡天下府州縣衛所必建鄉學以為作養賢才之地科舉則三歲一行而於貢則因其學而每歲有定額焉故天下鄉學之登名錄用者必效太

學進士題名碑而鐫刻之葢考事為於既往示勸懲於將來也鬱林鄉貢題名其來舊矣粵自國朝洪武開科以來百有五十餘年矣文運丕振科目得人最盛歲之貢於春官者亦皆卓有聲稱肩摩踵接輝映後先考諸題名碑可見已正德十年乙亥間是碑偶隤人皆謂近年科甲之弗盛於前者在此果若是其孽乎哉大抵文運與世運相為流通而其所以致文運之盛者由乎人也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進德修業恐畏人

知也故名譽可保有終文運顯而世運昌者率以是哉專名而已矣則文運晦而世運否未可以人為而咎諸石也詔承乏蒞教士子接見之初衣冠偉若舉動弗常中州人物殆不是過徐而叩之實勝者雖多而名勝者亦不少局面雖未更而正鵠尚如故也詔暇從而爬梳之引抑之以趨於是若是乎可以繼前人矣題名之石可終泯乎乃捐俸命工取石而重刻之非泥於時說實欲為後人觀法也時州守張公詔鄉貴節推龎公厚等

屬詔作記詔以儒官義不容默於是再拜稽首記曰鬱林古百粤地也秦平百粤而郡縣之其地始屬桂林郡至漢元鼎改為鬱林郡自是而隋而唐而宋遷改不一而賢才之生代不乏人况我祖宗首重學校雖在邊方聲教四訖而鬱林又文獻之邦豈求於異代哉故科貢之出是郡者重勒貞珉垂諸永久匪直以名而已循名責實俾後之學者考臧否為勸懲也其間篤棐寅亮不愧伊周同心輔政不愧魏丙激濁揚清不愧張范履艱

歴險不愧廵遠憂國愛民不愧龔黄卓魯催科拙如唐陽城牛刀試若吴公偃斯可為法者也若名宰輔矣廼洪涊伴食焉名臺諫矣廼媕婀伏默焉名風憲矣廼寵賂滋章焉名守令矣廼蠧虐愈肆焉名師儒矣廼坐嘯掃地焉以至一職一命之寄而弗圖報稱非惟上負吾君下負所學矣其如名勝之恥何哉苟以循名責實為難與其名而併棄之以還就焉則愈於不仁之甚者也故曰三代以還惟恐士之不好名也從吾教者繼是題

名於上藏可法否可懲令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令也不可不慎

梧州府題名碑　　梁景行

名可有也亦可無也實之有無有稱有不稱也古昔選士或命於天子之庭或試於諸侯之國名登士籍賢不肖未別也九載式敘明彰黜陟聖否殊途而名實定矣令之士大夫名登於省於部於庭至於為省為郡為邑則無常籍雖有三載式敘之法金珠脯醢法律詩書其

不混淆者幾希顧籍常存則人得以考其實不公於一人必公於衆口不公於當時必公於後世賢者欲存之不肖者欲去之故曰名可有也亦可無也梧守三衢周子文學政事逈邁常流涖郡四載百廢先飭以餘力及府事撤黄堂而易敞闢臯門而為坊因時就功民不知有役同府汪君判府李君袁君推府陳君皆一時之俊協謀居多既還稽故牒悉取命官名氏循歲月先後第書而碑之使人得由名籍以考其實而缺典用舉也噫

彼美若人其副厥名而實無不稱者夫其將不畏人之
指議者夫嘉靖三年春正月記
鎮守廣西總兵府續題名碑　潘恩
皇明肇祚奄有萬方惠流區寓威制中外既設都指揮
使司以統兵戎惟茲廣西山谷峻谬蹊峒寀阻蠢茲苗
民保險弗靖復立總兵府鎮守之授節專閫郡以敉寧
承平日久文教既揆武功漸絀有以是官為贅者矣嘉
靖十有五年秋七月副總兵張君經謂恩曰任不易哉

職之弗共斯贅也已人則謂之何又曰府有題名碑自韓公觀而下凡二十有九人既列之石盡矣余將續為之圖請予昌言以昭儆戒俾朝夕覽觀焉予辭不獲乃告之曰陰陽闔闢天之道也文武並用政之程也為國者不以治而忘危用人者不以文而廢武矧茲土之寇竊發無常者乎詩有之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備之宜豫也備之宜豫則夫是官也安得以為贅也與哉考之前刻爰有聞

人若襄毅山公雲稱之者曰嚴號令明賞罰親陣伍守之以廉鎮之以靜終始弗渝此足為不朽矣若徒侈牙纛之榮炙鉛刀之用平居失未事之防臨敵鮮折衝之策進之不能振揚國烈退之無以保乂邊氓有若而人則於職也曠矣後之視之者有不指以為贅者乎君鷹揚虎視敦禮樂説詩書近者立堡砦隘圖復黄源漸次底績由是能以慎厥終於前所稱者何以加焉君曰敢不如教迺次第其語歸之俾勒堅珉以告來者

分巡道題名碑　　陳褎

左江自龍憑思明而下抵潯與右江合上下餘二千里凡為府四州二十五縣十一衛所各四星分棊布脈絡聯繹巍然廣右一巨鎮也然距省最遠凡公移往復動經時而又土流雜設猺獠獞氏混居民禁令罔可齊一吏茲土者率以他故轉遷或自願遠由正銓者較鮮下至縣尉關司傳遞小吏徬徨奔走觸瘴癘多死不能歸骨無已以土吏攝十當五六用玩愒因循弗肯淬礪法之

弛弊之滋莫左江若也於是有藩分司以守臬分司以巡兼統於上而遥制於下所以宣威布德飭吏民而剗姦宄則土壤以修貢賦期於王化無閡俾血氣周流閭通天下一身也今天子威德遠被安南奉欵武廟以前猶有尉佗劉龑竊據遐方易生釁隙又太平所隷郡邑多遠服犬羊桀驁觝搏噬不休則夫容民畜衆除戎器戒不虞不可一日缺者嘉靖二年上用守臣議始以整飭兵備兼分巡特降璽書丁寧勉慎凡城隍之浚葺戎

馬之調度賊寇之撫剿皆於兵備屬之平則揆文亂則奮武以聽督府節制廵臺糾察益責之重而且難也粤稽古督府周之方伯廵臺周之三監而兵備以兼分廵其連帥而卒正乎古人謂令修於戸庭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雖邕南去天益遠在豪僚不敢以自棄矣兵備有專制而無專職分廵例以僉察之後至者領之右江則特命副察一人拜制而出寵任頗殊要其事權則均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權均則無

專制在則無小居位復事以為天子屏邊鄙訖聲教惟義與比而何必同檢牘罰詢父老自邵公智而下僅得二十五人餘俱亡攷可為嘅歎歲久恐益磨滅爰識姓名於石公是公非以俟君子

貴縣科貢題名碑

耿世熙

貴之有學始於炎宋慶歷四年其間遷徙不常然世次科第甚希歇也比歲來文運式微科目弗競者强二十年論世者咎地利嘉靖歲已亥復徙於東郭越兩科續

猶未彰癸卯秋我周師來教始至訓廸嚴身教慎切劘校藝日弗倦焉且於隙間役家丁捐俸餘建門牆六所修名宦鄉賢祠二間凡百修舉漸次完美事既竣走偕友人鄧朝賓劉宗武輩嗣膺科目而庠校益彬彬焉夫曷故乎然尤加恵深至毫不以身親得人為幸而以振勵將來為憂乃采先哲科貢考其行實遡自洪武至今合一百三十九人勒名以為來學觀感之助請裁大宗師謝老先生奉批舉廢振俗標前人以風後學豈獨教

官事邪貴縣量為助戍勿致寢罷繳屬余為記余惟昔蘇湖知學本於教授得人吾貴二紀中衰今漸興起文運有光良工獨若其可忘邪謹志其實用告將來俾毋忽我師不倦之教嘉惠之意則幸矣

南寧府題名碑　　方瑜

嶺以南列郡十數而南寧最遠環城千里界於欽廉賓郴之間谿峒諸蠻相錯而近接於交趾地要勢便誠兩江之樞百粤之榦也皇明統御守内德化廣敷建郡宅

牧視茲為重故自知府而下若同知通判推官各備官分職共理庶事粤之列郡莫之或先焉由是前後至者率多卓犖瑰瑋之士閎猷茂德足以修其政令奠安其人民風聲所被隱然郡邑之表率而南寧亦遂為緊望之郡於是守益重矣議者乃謂唐置邕管開都督府列於五管令宜稍倣其制割兩江包廉欽潯鬱以北盡宜柳之境屬之南寧自為牧鎮允為久遠之謀或又謂令太守之權賍古雖減而經略安撫之意猶存苟假之以

權平時得究其才緩急亦可以用是亦一說也聞之往昔南寧亦稱善地民俗顓蒙食貨充溢無偽以逞不撓以削故政簡而勢尊易於展布府署之間雍容順適自得乎為郡之樂於今有不然者豈俗由政革而人自為之邪抑勢之所乘不得不然者邪顧余何人叨忝重寄視事以來弗遑啟處乃諮諏羣寮日求前人之良法以冀覆露乎斯土未之有得也已而復尋其姓氏檢諸故牘共得若干人向之所謂卓犖瑰瑋之士若親見焉而

是則是傚所以為我助者不少矣且題名未立久當無徵於是僦工礲石勒其階列年次於上噫南國之重屬在斯人由今觀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知也是為記

南寧府學科第題名碑

國朝以科第取士由鄉會以及廷試皆有錄載其姓名至於臚傳者則又題名太學以昭示於無窮作人立教之意弘且遠矣由是郡邑祇承休德於凡士之獲升者亦就各學勒名於石焉是雖不出於令典而其義可

知也已南寧為廣西名郡自洪武開科以來以至於今領薦書擢上第者累有其人而題名之石迄未有舉而行者非闕典歟今年八月余叨守是郡視學之餘咨訪典故諸生復以是請因喟然曰是誠不可已遂稽閱諸録共得若干人乃進諸生而語之曰是皆汝之先達起於科第者也夫國家興士用人重於科第為其賢且才與別途常流異也故士之出而效用於時果賢且才雖寡自足為貴麟鳳之見夫豈數數交州之姜藤縣之

馮其人足稱也而况拔萃而養羣聚而教鵬搏虎變相望而起詎可限量矣乎斯一片石爾前輩列於其上若賢與否吾不敢論諸生日遊於兹覩其姓名而考其行履曷亦曰某也賢吾師之某也不肖吾恥之某一鄉之士某天下之士吾取以為法焉他日次於諸君子之後功名德業如姜如馮真足以光於天下傳於來世是科第雖重而所重乎科第者又有在也豈不偉歟余不敏無以教諸生兹值立石爰述國家作人與有司所以表

揚之意因井勸之豪傑之士得無感發興起者乎是為記

容令題名碑　　伍可受

余聞塤氏謂求士於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夫好之云者豈營營以人知哉毋亦念之深而矜惜保愛之心也塤之言有味哉今海内郡縣之設自秦始彼其棊布而星列何鱗鱗詵詵至衆廼其令聞長世以循吏垂聲則自漢史記載而後寥寥無幾稱述何邪則名之於士誠

重矣容治闢自魏晉至唐設總督府而大盛我朝改州為縣垂二百年餘於兹灑恵剔蠧興文導俗胼手胝足以勞萬民不可謂非抗迹龔黄輩也而今父老之所口碑者一二可指數矣他其秦越斯人黷貨滛逞亦何可一二盡也而令父老亦一切胥記憶焉縣斯而談則豎尺寸之名於永世不磨誠與垂涎萬鍾嬰情千乘者不啻霄壤軒輊也巳余為容令且四年始搜邑乘次其名氏授陸幕熹鐫之貞石而置廳事非以其嘗宦斯土概

榮之也暇則指而謀之心曰余茲所籌畫所注措果悉與父老口碑者同乎抑未盡然而與秦越斯人者等也余滋懼矣老氏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世葢有不善人出而後善人之名乃顯爾余與若等懼為人所訾夫安得不慎而敢以恣於民上哉幕曰是紀也得與宋人思賢堂之作同乎余曰彼仰高山而此則并鑒前車是倚藉於茲邑之韋弦者心同而此更備且切也如無事於名而曰吾相忘閎閎闓闓之休足矣則

余所未敢知因引其端以俟明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粵西文載卷四十四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政蹟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六朝　徐陵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

德湘水澤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禄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炎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州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横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啟黄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霣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照燿烽浴鐵蔽於山原樅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勍賊重圍

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戚尅凶渠以保衛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筮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燕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渠鼎以公威名本重逼迺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弘朝綱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禍于夷吾壇場延於井伯

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豊貂允光金蟪但八桂之土蠻阼不賓九疑之陽兵山歲積以公昔在衡皐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膺國屈啓筵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包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阼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

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
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
脯豪家鐘鼎為樂揚袂灑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
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
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
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
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

門日新嵩高維岳既甫生申去衛移廣遷征旬鎮悠悠銅界藐藐金隣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致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平允從州城寨碑　宋　張莊

維元豐疆理天下伻圖南土以靖斯民肆今崇寧適駿先烈德威敎治丕冒海隅越三年以臣王祖道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於是通道儋崖諸峒生黎八萬襲冠帶而聯什伍明年甘江古州象十七萬獻夜郎牂牁之地詔

裂其地爲平允格州懷遠安口樂古縣百萬萬安甘江鎮江寨臣祖道覲帥師而建城邑焉明年正月平允州寨成以聞惟格州與甘江鎮安遠據要津經時未立詔改從州用所奏如初又面命臣張莊爲轉運副使往司畚築餱糧之具是年十月十七日役再集十一月二十八日州寨之工皆畢包制諸蠻無復猖獗農商行旅鼓舞三途於萬斯年均福中外臣祖道班師凱還對揚天子之休臣莊獲紀歲時并載康衢之頌其辭曰

牂牁夜郎漢唐舊封制平猖獗保允卒從元豐盛德崇
寧成功我疆我理四海會同燕師所完百蠻實墉均福
中外與山無窮

思恩府蠻人請鹽錢諭碑　沙世堅

宜州去天最遠三方被邊谿峒猺蠻種落不一我國家
自祖宗以來深仁厚澤與天無窮幷包裔夏愛均赤子
錫汝錢鹽之券庶幾涵濡聖澤各安巢穴永為邊陲藩
維歲月浸遠爾蠻子姪陰結寨吏偽券日增以詐取賞

不一如欲執以藉口寇我疆埸深負累聖好生之德歲
在壬子本職准經略提刑都運敷奏被命守邉歴考爭
端果由偽券盡革前獘與之更新刻之堅珉籍其姓名
著其斤數恩恩券凡二十八道錢月計二十貫五十文
省鹽月計二十九貫七百二十四文足重合恩立鎮寧
天河帶溪河池安遠徳謹懷遠臨衡而計之券總二千
七百五十有七道錢月總三百四十四貫一百省鹽月
總六百一十三貫四百五文足重各於所隷縣支請尚

慮傳道不能世守要約從爾尊敬忠武侯嚴其貌像載書歃血無背此盟俾爾蠻長保盟condition後人無復滅䏊因以杜絕釁端明神所臨洋然在上逆凶順吉爾蠻占之矧今國家邊備增置强弩毒矢非昔時之比茍肆其野心干紀犯分聞之於朝有誅無赦宜致深長之思上體國恩父訓其子兄誨其弟維繼忠孝以承天休敬之毋忽紹興三年長至日知宜州軍事開封沙世堅立石

興安學稼新庄碑

元唐光

興安為嶺首邑衣冠土俗與湖湘罔異邑學之盛實甲於鄰封自前尹山東劉侯作而新之其規模寢廣然稽其學廩歲入僅過半百以致供祭祀贍師生備營構亦不為足也先是學宫東半里許踰江有溪州本陡江故壤無主地也有利之者且訟久不決及劉尹蒞事按覈得實民不能隱皤然悔悟願屬於官尹三復之無間言乃出官帑募工開墾為田尋以耆儒之請撥增學賦畢力經畫得田大小一百七十坵總計九十畝募民耕佃

定租二十石田間築室為遊息之所命曰學稼新庄具牘繪圖上於大府憲副魯公嘗作文以記之其田地高而水下不可以堰引謀作水車四輪以灌漑之不二年間黍稷嶷嶷桑柘蔽野而士皆受其賜矣厥後以西岸民田增置二堰塞我東道下流水勢故東緩而西急加以春濤奔悍漂蕩沙石壅積東畔由是水勢一趨乎西日積月漸西益深東益高是以學田坐失水利縱横其畝奄為荒丘因循不治七八年矣至正辛卯隴西彭侯

蒞政三年學校庶務靡不究心一日教諭蔣時中乃以是告侯欣然正色曰前有作者後必有述焉此庄之廢後尹責也予何敢不力先是劉尹所募佃丁皆客户不能自振以故廢壞侯召邑民之土著者唐良卿開佃揭榜禁民侵漁移文唐簿尉躬臨相度督令農民趙五等另改二堰各退下三丈以通學田舊車道又調夫荷畚鍤以除東畔壅積攢木累石以復故水利然觀水勢終趨於西深丈餘彼民趙仁佐等告曰今西岸深急實難

用工願從西陂下築陂引水以漑官田水勢既殺公私兼濟兩有成功事既教諭蔣時中屬予記其實為徵永久欽惟我國家光啟文治恒以崇學重農為本內有國監司農都水之司外則一責之守令稽諸典則學廩不給許於荒閒田內撥附者有矣水利未盡民力未及官為添力開挑者有矣地勢高阜不可開引令造水車官給人匠者有矣條畫纖悉備具於此甚盛心也前尹劉侯真能以國家之心為心增學田興水利以盡職分之

當為今尹彭侯又能以前尹之心為心修廢政復舊規以成職分之當務二侯者吾無間然矣不有作于前孰有述於後不有繼于後孰有成於終書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又敢以是望於後之君子

思恩府德政碑銘

明 黎淳

皇明治化與天道同遐邇天道因時以成歲無間邊方治化因人以成國不遺僻壤惟思恩古百粵地在西廣域中然荒服多山谿峒勢阻猺獞俗雜雖都督於漢唐

勇莫制宣撫於宋元仁罔懷至于明世肇遵憲章貢賦
朝享一同中夏然後見政得其人國無難理天之道至
公而無私聖人之化一統而無外思恩舊為州隷田州
府建治橋傍有岑氏者相傳漢征南將軍裔世知州事
洪武己酉徙治寨城庄永樂乙酉陞屬廣西布政司其
始居民僅八百戶洪熈乙巳總戎鎮遠侯顧公以岑氏
彦知府名瑛者智勇善將素得夷心而武緣白山諸峒
久梗王化分獞民七百戶界牧焉宣德己酉總戎都督

山公又以上林滌溪峒嗜寇亂分獞民百八十戶增益之侯受知元戎恪修職業設那學等十三堡明其分數擇堡長嚴武備壯其規橅寇跡既靖生齒以蕃正統庚申乃疏請陞州為府詔從之命陞瑛知府既而侯以舊治遐遜谿峒又請徙治橋利既得報乃鳩工輦石規砌垣墉崇壘深溝臨制要害籌邉有樓却敵有臺郡治之內前敞政堂後宏寢室幕署有庇吏曹雁行而又戈戟列門鼓角警夜下及倉庫廨宇百度畢完經始於壬戌

之秋落成於乙丑之冬維時總戎安遠侯柳公繼至又益以宜山八仙諸峒猺獞六百六十戶于是封疆廣袤比于鎮藩丁卯詔加思恩府為軍民府文事武備通責在後乃用夏變夷請置府學選民間俊秀教之朝廷給之印章授以師範教化既行風俗隨美學者譚詩書習俎豆中鄉闈者有人染夷俗者知恥周旋唯諾動修倫理既又建社稷山川郡厲三壇開在城古陵蘊韋慕化四驛為藩臬二分司暨諸廟宇而思恩一郡雄深壯麗

屹為兩廣重鎮矣侯律已儉治家嚴奉上恭順而清謹
積書滿家手自謄寫公退日坐講堂勸課諸生身不離
鞍馬之勞心不忘士卒之苦屢率土兵隨大將軍平蠻寇
功勲懋著一念忠敬簡在列聖之心故能開大慶源有
民有社編氓自八百戸累增二千三百四十戸其官階
自亞中大夫累陞通奉大夫實授廣西右參政改都指
揮同知進都指揮使可謂土臣之英傑者宜爵諸侯賞
延于世矣自其授鉞藩垣乃命予鐩襲職知府事繩武

衍慶于先有光夫天之道在陰陽君子法天以理民恩爲陽威爲陰凡命官食祿于廣非不知此鮮克行之不使民夷久安於無事無寧侵漁以成俗將其政而戾之尚知廉乎蓋廉以布恩則勤者感廉以宣威則怠者懼其心不偽其力自盡是廉又恩威之要術不可誣也毋忽民獷至愚有神毋輕地僻一視同仁惟侯得此要術而力守之既誕建功業丕流厤蔭使凡爲子若孫者率由舊章世世如侯之身在豈不享爵土於無窮乎至於

屏翰邊徼而世其官者亦皆心侯之心守此要術於夸無擾國豈有亂民哉於是郡文學暨堡之耆民學之俊選戎閫之兵校咸來請於太史氏曰昔孔子敎人忠信篤敬蠻貊可行當時門人維書諸紳未至其地今去聖人千八百年乃在我侯之身親驗聖人之敎侯宜于民民亦安于侯棄去椎舟習而衣冠俾是荒服移為華夏誠荷聖天子不鄙遠人封建世家錫于洪福謹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賛侯德永著終古太史氏乃叙而銘之

辭曰

帝式九圍廣右建藩蹕𡩋岑侯肇郡思恩東栁西田南寧北慶卜宅其中四方伊近昔在有殷爾率來王時惟藩國賔禮有常越及成周乃從中乂時惟阪尹庶常吉士皇仁奏敷父母𢾰邦大將總帥神武不戕侃侃岑侯奉檄分撫國斯我家蠻孰予侮德匪孤立鄰咸樂歸完其恒産生聚在兹岑侯有功王三錫命界爾信圭傳於子姓民曰庥哉保我無虞山畋澤獻貢式于都畞食屋

居奠我姻族把酒椎牛侯受景福侯坐講堂擊鼓淵淵
左經右史士嫺于文侯登將堂陳師楚楚大纛高牙兵
精于武何以致茲惟奮一忠世實此忠豐禄攸崇皇德
如天臣職乃地伐山刋碑訓于千世

慶遠府預備倉碑　　江勛

國朝天下府州縣皆設預備倉以備旱潦賑民饑葢堯
湯三年耕一年積之遺意惟廣西在禹貢荒服之外獠
蠻之雜居風土瘴癘之蒸鬱吏於茲者非病於土木則

惴惴惟狂寇是懼多至憂悸惛踣喪心縮首庸庸俟代而去非有英雄之姿豪傑之才奚暇為國家保民計哉慶遠一府又在廣西西南上游風土之惡蠻孽之熾視他邦滋甚故自洪武垂今百年餘迄無一人能銳志以抗賊保民為任内事況望其有政事餘力儲粟蓄財以備旱潦賑民饑耶宜乎預備倉之不立而循良之治無聞焉於乎非國之負人實人之負國人才之難如此天順間臨海周君廉夫以進士為侍御史擢知慶遠府事

時廣西方旱且多事朝廷憂之起君衰絰中君奪情視
篆之初旱暵千里餓莩載道君不告于上不謀于僚屬
輒先發官廩大賑恤之而後聞於所司執事者益重君
有遠識民賴全活者萬計而君念官廩所以給兵餉然
徒恃此以救荒非法之良者於是謀諸僚佐東莞王恪
桂林郭輝劉本輩各捐已俸買地於府第之南周圍數
百尋繚以崇垣前立門設廳事對峙各置倉廒凡若干
間寛廣有差費出於公而役不及民既落成扁其額曰

預備倉選耆老之賢而公者掌之籍其出入姦欺有罰
焉所謂用心仁而立法嚴也君乃設法勸借與夫公帑
平糴獄囚贖罪諸色所積共得米一萬八千斛有奇歲
凶則散之豐則斂之依漢常平故事如是者六年矣是
以歲有旱潦民無饑饉君之功也民既無饑又教之修
農桑辟田土而三州六縣之民家給人足然後驅之出
父子兵以拒猺賊賊去即散之無妨農也而境内大治
傳曰足食足兵君其有之君嚴明廉介孜孜以憂國憂

民為心雖寢食有所不暇每與予談及地方事輒憂形於色如家事焉於乎國家設科舉士而得如君者幾人而廣右之為府州縣者皆得如君之用心修復朝廷之良法美意以養其民使年凶則無饑寇至則相與自效以死其長上嶺南其不太平哉惜予治喪東還不得與黜陟幽明之列使君尚淹一方也雖然方今四方不可謂無事館閣之上必有知君者拔君臺省之任使君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無負於天之生才也余叨與君為同

年又嘗同官内臺今又承乏掌憲於此得君之仁聞善政於耳碑口頌之間為詳故因宜民之情而併發君之所以愛民之實為預備倉記用勸之石俾後之人知君之賢有足媲美范富韓趙諸君子也然則繼君而守是邦者當體君之心時葺而歲蓄之俾勿壊吾太守君恤民之恵永久而不窮庶幾君用心之仁與反是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奉勑鎮守柳慶等處右叅將歐公擢廣西副總

兵去思碑

弘治甲寅永安夷叛圍州者再府江路弟時參戎歐公分哨進討獨當一面斬首幾二千俘獲莫計栁之兒童走卒日望公旋觀雲霞變色曰旌旗至矣聞風聲鶴唳曰笳鼓競矣已而擢廣西總戎其額蒙者以公釋此而去而不知公無不統也初公征永安時都閫張侯孟仁攝居公任受公恩最深亦慨公仁施博而不專又恐公功久而湮没也乃述公有功於栁慶者求予言勒石以

垂永久公自成化十有三年奉勅鎮茲土數年移鎮左江以病辭歸朝廷以公繫思邊氓也復賜寇邊舊鎮先是融縣郭門之外豺虎縱横公先後殲十二源猺及思管鄉獞賊殘盡招其餘黨復業今皆聽命里胥唯唯執役全邑奠枕撫安馬平峒賊藍全富覃胡笳宜山賊李隨等恩信不渝悉貪餌歸鉗昔日鯨鯢化為陽鱎誅令不悛如融之藍公平來賓韋動地其黨亦皆心服公復任時值慶遠劇賊覃召管聚衆盈萬大肆陸梁焚毀哨

堡行踪殆絶公重立穿山迎恩諸堡招熟獞成村以為羽翼給牛種與水利相安耕鑿戰守有備覃賊計窮斂手歸命客旅遂往来無阻八寨僣轄於遷江以狼敉虎不受約束每年刼商毒民官軍征之則險嶠深洞為其逋逃主軍退復出為患無安輯工策公徼其渠魁石公銀至賓州聽撫諭撥屬思恩軍民府思恩專力控制以猫臨鼠自爾帖服上林貴武單夫隻婦牽牛擔豕出入如家古田福禄巢賊素驁虐無辜公整偏師追討斬首

數百級餘衆悉降一方底寧稔惡賊首黄鑑成戕害總戎少參二馬公踪跡詭秘莫能致討公設方畧懸重賞鈎致之卒俘以獻神人之恥於是乎雪慶遠江兩山壁立賊據險掠官民舟勇謀莫展公召其頭目誕布威信無不帖然聽命至今江平如練篙獎相繼饋餉百貨通焉公雖駐節於梆凡思恩田州泗城東蘭那地諸州俱屬控制公恩信素布每有征行其守土官無不親結甲以從故能所向克敵成功若神公清以律已恵以使衆

凡城樓公廨獘則整之舊則新之俱出措置不煩於民歲遇旱澇則齋心祭禱無不立應民受其福歌謡載道又同大參黃公塤議立社學選軍民俊秀誦讀其中多有成立者且知人善任故能保障邉州屹如長城莫敢指顧公自守梧與今郡每歲軍功成及獲黃賊朝廷累賜彩段表裏洎三府勞羊酒銀牌無算公雖居閫外秉重權然遊心古澹耕山釣水之心日往來於胸中累以疾辭職朝廷每嘉賞不允及今永安功未上而有兹擢

嗚呼若公者桺慶之人思召伯望高子百世可忘之哉
予家食時鄉丈孔君韶文時為御史中丞與予言公起
家廣州前衛揮使年少即拔類自見最為都憲韓公永
熈器重予昔守高州四郊多壘渾城鬼魆事幾至不可
為之境公年踰弱冠即擢都閫同予披荆棘芟強梗化
盜賊為平民千里之地得出湯火歸衽席公功在不刋
予時已知公名及至桺謁公睹公治戎之暇手不釋卷
對予劇譚秦漢以下文格高下及上下數千載史如指

諸掌雖專門名家者有所不及愛接賓客開懷引納無不傾倒重惜物命一蟲亦不輕履遇有罪當誅決不姑息文事武備庶幾兼之予嘗論公之為將以孟孫傅放麑之心駕裴將軍射虎之勇得孟明修政重施之老練兼祭遵雅歌投壺之儒雅謂非三軍之師而豈一夫之敵耶公功在山恒峙不湮公功在水恒流不竭纖息揄揚莫既筆舌公名磐字世安别號石齋

永通峽碑　　張澯

永通峽即成化初都憲韓公所名斷滕者是也其地距潯州西北境源出萬山中其上口接郴之武宣縣勒馬峽下口出桂平合流潯江中間沿迴數百里兩崖壁立千仞叢木蔽天洪水奔滙是唯猺賊負固之區正德戊辰太子太保應城陳公嘗以都臺右轄來督兩廣軍務仗鉞振旅風霆四馳遂問峽之險易通塞有進者曰茲水雖險可航並潯溯郴六日可達實爲兩江捷徑自韓公罷兵之後而峽之門戶有若扃之者四十年矣公聞

之震怒即遣一校召其羣獠莫不延頸畢來旣乃下令曰聖天子神武好生吾不忍汝即梟磔令與約凡官民舟檝之經峽者汝等轉相護送之各有程期凡民商販載者各給汝以魚鹽瓦罌令而差池法弗汝貸維時羣獠竦息退而共命數月之閒兩江晏然帆檣絡繹不絶因請於朝願以永通更峽名而勒諸石上賜可未踰年公陟位司徒又六年公承賜命再撫舊蹟向之進者復以峽壅來告蓋在官者憚江迎送而啟喉㸑之釁汎舟

者侍官府兵威而與魚鹽之約故爾公與總鎮太監窩
公總兵太保武定侯郭公廵撫監察御史謝公議曰是
安得獨罪羣猺乎於是刊章刻期申命懲慝不崇朝而
舊規復衆利興矣夫始之不殺仁也來而制之武也變
而能察智也善終如始信也仁覆武克智馭信懐具是
經德以撫小醜峽其有不通哉是役也副總兵房汝玉
副使傅本學叅議張天衢劉主信僉事姚九霄叅將牛
允武張天祐皆承公命戮力贊襄而誤以記相屬予潯

人也其可固辭乃檃括事實而係之以詩曰
峽之山奕奕航而游者無忘帝力峽之水溶溶後之來
者尚繼我公

義寧縣透江堡碑　　　　尹圭

義寧去郡治西北八十里有寨名透江去邑治西南十
五里爲古田磁洞西融始龍桑江懐遠大羅諸賊出沒
咽喉實義寧永福靈川興安要害之地環處其外爲西
嶺塘勒安鑑諸村村民往嘗招獞分田錯處以爲衛既

而獞種日繁獷悍不制導賊擄掠為之轉贖以要重利或陰搆黨孽焚蕩村墟民苦荼毒歲益不支有惡賊黄明相亦先年招來者生息引集族衆近百分處平田江門磁峒胡山諸寨民皆側目以視每夏秋天旱明相則阻水灌田西嶺塘勒之田坐待其槁民有畏害棄産去者明相據為已有重遷之民因有司坐視其斃亦習為負固藉口獞侵盡其里不復有公租之入而遁山諸獞聯絡百十餘家陽順陰逆視明相以作惡者亦不可指

數嘉靖丙午春侍御徐公奉命入境惓惓以弭盜安民為務西嶺諸村有以明相赴愬者公留而徐察之是歲秋明相雠里民李瓊九之猜已執縛支裂殘忍莫狀鄉民憤恍擁瓊九之族李松常等復號訴于公公勃然曰噫惡至此極矣天討有罪是烏可逭于是謀諸分守大參陳公茂義分廵督學魏公一恭協心賛成乃與副總兵程公鑒熟籌其可命指揮王國賢門崇文霍承祖等領兵勳之指授方畧整兵疾行值天大雨賊不為備一

舉而殲之渠魁授首黨衆翦滅幾無噍類殆天厭明相之惡假公神武而降之罰人力不至于此也明日鄉民欣躍如獲更生公曰透江據諸寨咽喉為獞賊出沒要地不立堡以守之安知不有漏殄殘寇復結諸獞為患如明相者耶于是命圭會同王國賢等卜地據險刱堡以為戍守之計命千户靳邦儀董治匠役庀材鳩工不閱月而工告成形勝壯偉矻然為一方巨鎮撥狼兵二百兼軍守之以明相遺田給戍兵餘田留給就招殘徒

于是民得安居無恐而磁洞西融始龍桑江諸賊有以控制其咽喉不敢横行如前使繼之者得其人鎮壓警勵不少懈怠如公在時則義寧以西寧復有夷獞之憂耶其保障之功大矣時署義寧事藩司都事劉潤欲刻石垂遠而以文請于公公命主記其始末俾來者庶幾有考焉公諱南金江西豐城人

邕州陳君施學田碑　徐浦

今之策通顯漸天逵者大都皆卓犖夫也平居淬厲孰

不曰我出而仕則必胞吾民與吾物以行所學遂所志而後已暨登膴仕亡論服休服采靜言庸違即膺一命之寄而志行不符名實背馳者比比比其故何哉名利之心勝而實踐之學荒也是以令人固有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亦有勉强於仕朝以釣一時之譽以為干進之媒及一不得志則舉平生而盡棄之如兩截人者噫士之所以自待與國家之所以養士者果如是哉噫又安得志行相符窮顯一致者而與之論士哉余叨

仕版有年嘗執是以閱天下士每不多見若邕州陳君者真無愧於是也君嘗語予曰鄙人為秀才時苦於貧乏無能措一錢以為燈油之需矢心以為他日稍有資益無忘也及叨第歷官二十年至解組歸一如貧士初心常耿耿於懷不以告人而鬼神則知之矣邇年偶因家僮陳饘等九命為劇寇盧恭等所殺蒙先任郡守陳團山問以一家非死罪三人其田産斷付死者之家律牒呈當道詳允鄙人思之盧巨盜也向歷官兵禽之不

獲家僮之死數也而禽獲大盗以息民患則亦幸矣又安敢望取其田以自利乎具呈送府請議以給兩學諸生庶可以畢初志噫若陳君者豈非志行相符窮顯一致者哉夷考君諱大綸起家已丑進士磊磊然夙負道氣弱冠游陽明先生之門深明體用實踐之學而一時同陞之士莫不以志節道義相砥礪如銓曹省舍固我明制科之妙選也當路慕君之名有欲以處之者但欲君投一剌可立致要津而君不少屈竟以司徒郎出守

三山繼守韶州下車之初即銳意治理築明經書院於韶進多士而以時課之孳孳焉廸以體用實踐之學又為立清平市每歲計其賦之入以供諸生燈油之費至今著為令典韶之人士咸德君於不朽云夫陳君出而仕則置租於書院以給諸生處而鄉則施田於學宮以周寒素出處一心言行克副所謂天下士非歟恐不當於今之士者求之也雖然仕而置田易處而施田難矧陳君養貢丘園久矣考其家亦寒士等耳顧肯先人後

已抑何所為而然乎噫君之心惟求無負於初心焉耳此固吾儒實踐之學體用之道也謂非一偉人哉予樂談人之善者因邑守申前議給田以贍學遂命之立石以嘉陳君之心云

肇造全鎮民居碑　林大春

梧州為東南重鎮實兩省冠裳之會三軍所出四民聚焉然其地僻在西鄙非通都大郡其俗尚簡朴無高堂華屋之觀蓋自官府學宮之外率多竹廬以蔽風雨每

閭歲旱烈輒焚燒數百家俄頃而盡居民常望見火熒熒從屋脊起遂謂天災莫可幸免已復結竹環居如故以為常歲嘉靖乙丑六月城外火災其明年丙寅六月又災於是藩臬三使者患之因上書督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洪都吳公自言奉職無狀弗能宣揚德美致召天災殃及于民宇民用慘戚請與吏二千石而下痛自修省以回天譴因發倉賑梧之被災者不勝惶恐待罪是時吳公適以上命東征二源先移軍

於端州書至公方勞師軍中為輟食泣下言我以東兵之故而遺西鎮黔黎憂雖大夫自引咎乃余罔豫圖其亦何責之辭遂可其請且移檄鎮中召父老而諭之曰頃余乃弗虞爾等弗戒用熸于爾宫余實甚憫焉然火之作不于秋冬而于盛夏此非必皆天災也其居使之然也夫滄海之舟雪山之騎昏夜索火必無與者使童子檪竹而磋之則其火立至由此觀之竹以致火亦明驗也而梧之民乃往往析竹為椽編竹為戶上棟下宇

匪竹莫須環城遠近鱗次而居井竈相續寢爨其中日氣下暴地氣上蒸欲求無火不可得已故火之起自屋脊也實暑盛竹熱極之所致而反為天災不亦誤乎且夫憚費惜勞而安於陋習者賈豎之守而更化善治移風易俗者聖人之事是以豳風陶穴亶父契龜陶唐木處神禹鑿龍故泰伯端冕以化吳仲尼絃歌而治魯凡以承天之道相地之宜貽斯人以久安長治之術者也故民罔携志士習而安焉子孫世世守以勿失夫然後

敎化可興而風俗可同也今梧人不寤乃欲爲一切目前之計以苟歲時卒有不便於已即委而去之視棄其居如弁髦然甚非所以示民不遷之義也其令民自今皆易竹廬爲瓦屋力不足者官爲貸給助之能以義倡爲凡民先者旌之有不如令者罰之甚者籍其地而墟之於是乃發窑戍千人命中軍監製磚瓦凡累數十鉅萬恣貧民所易取令藩臬使者以意行之行之郡縣五閱月而鎮城外内居民無敢復爲竹舍矣君子曰觀於

此而知王政之及人至易也其澤遠矣禮樂其可興乎
初公令既具或謂不如令之罰至墟其地不已重乎公
曰不然正使之難犯耳至是功成民果無犯者其年秋
二源平公且還鎮往觀之會有詔召公入贊機務尋復
召還本兵於是士民爭赴郡請記其事曰公之惠我西
人者亦多矣靡得而悉記也不動聲色而遺我西人百
世之安者亦大矣不可得而聞也無已則請以前事記
可乎太守許諾更請于二使者二使者謝曰是誠在我

顧我愧罔以贊公其何敢辱之太守曰夫六月之災惟使者幸聞之今日之役亦惟使者幸教之願使者勿辭於是二使者揖讓三反而太守而下與博士弟子復三過之然後使者乃始采掇其文而為之記使者為大參劉君子興與僉事林大春也而記即大春為之明大參之讓也太守為誰晉江丁君自申也自太守而下若同知柯文紹通判陳紹文潘仕雲推官李佐蒼梧縣知縣海鵬則均之與有經理勸相之勞者其辭曰

於皇我明德覆六合翼翼蒼梧雄鎮是作宛彼江流賔旅雜沓民亦繁止修篁是托四月為夏六月徂暑連衽成帷揮汗成雨炎蒸載臨烈焰為災使者陳辭爰告我哀吳公曰咨咨爾羣黎禍匪自天厥乃自貽我圖爾居陶瓦攸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乃資爾財乃佐爾力庶無後難以永今夕百工趨事庶僚祗式二勞甓費其究安宅於惟我公澤並鴻鈞潛消默運大造我民禦災捍患尸祝尸陳君子萬年正是國人粵稽史籍伊誰配矣

夏禹不作民魚鼈矣齊微管仲吾左衽矣方公之功誰今古矣千載穹碑畀漢水矣

百歲坊碑　殷從儉

竹岡金公生於成化三年丁丑中丙午鄉試至嘉靖六年丁丑爲重逢今四十三年甲子壽登九十八以閏計之歷月三十有九實計百歲吾鄉前此未始無百歲之人但或德未能以稱齒望不足以服衆則亦淪沒無聞爾公發身賢科竝仕學博歸隱五十餘年潛心砥行交

除不苟於凡道德性命之旨陰陽醫卜之術罔不洞究
敎子白擢魁于鄉仕爲縣令年近古稀雅爲鄉評所重
公雖登上壽而步履飲食康强如壯非建坊表揚無以
章示盛美蒙靖江㫖玄殿下樂善尚齒邁古賢王捐金
五十暨王世子屹峰殿下二子輔國將軍任晟共捐金
十餘大書百歲二字遣紀善舒曄持以授僉予幸與公
比隣欣詠雅意獲效微勞遂謀于鎮國中尉約俄鄉官
李公寀李公膺侯公相王公文儒何公莘董公德明彭

公登瀛李公仲僎共成厥事徧告于宗藩縉紳奉國將軍規肇國子司業呂公調陽等百有餘人各捐金有差適鎮守副總戎王公寵聞而韙之捐俸五金委百户徐鉞董其役卜址南門隙地衆心胥悦事既就緒始白于巡院三司郡邑諸公皆樂贊其成經始于中秋落成于長至天時人事不謀而合又豈偶然之故耶兹幸畢役謹勒其略于石以俟登上壽者次第書焉是為記

永福縣新建兵堡碑　　張守約

粤右古荒服地自城郭外皆夷蠻窟穴其種類蕃非他
夷比難制一𤲅獷貪得一張䀝輒操刃相鬬甚者凴險
肆掠無少顧忌難制二地廣負罙阻走峻坂危石上下
如猱狖難制三粤號瘠土賦簡歳禝戍卒之糈率藉西
楚東廣以給即傅尺籍鮮土著亦雜隷兩省健兒充之
大都諸所募集土夷為多其勞佚饑飽聚散堅瑕勢相
伯也當事者每艱於謀始而易於慮卒討軍實則靡所
應辦寢戎氛則靡所控制葢二者之難久矣然無如粤

右甚以故古田沒於夷盆八十載迄罔底定穆皇帝鋭
意外攘之業吾鄉二三大老會疏請徵大師討平之今
天子嗣位初懷洛二縣相繼上變又討平之永福環四
面皆夷與古田懷洛諸縣相容逼諸亾命逋黨已復嘯
聚為患中丞郭公威震而恩柔之無論永福即封内諸
夷屏跡四面顧上牒輸租賦稟要束與編氓伍草萊漸
疏逃移漸復非曩時矣公以狼踐豖躅何代蔑有徂征
薄伐未嘗諱兵顧在事者備之乃檄所部圖善厥後於

是集羣策而規畫之因地之要害以置兵因兵之屯聚以置堡犬牙相錯掎角相資北有龍門堡募兵一百六十防守以塞大夷古滿之徑西南有海灣堡募兵二百防守以塞硃砂坪古底之徑南有古鉢堡募兵三百防守以塞思位古鎮巢之徑東南有陂角堡亦募兵三百防守以塞修仁茘浦金碎之徑北有鳳山堡撤哨江勁兵五十防守以固縣治之屏蔽而又於新安堡增兵四十江尾堡增兵三十蘭麻堡增兵三十理定堡繕築城

垣以原募鎮蠻兵二百住守其餉有給司帑之藏者有給蠟絶夷產及荒曠田土者有兼給魚鹽者其戍有軍兵防守者有專募土兵者有漢土兵兼募者歲給田若干畆帑金若干兩堡若干所兵若干名百里内外隱然金湯之固矣夫吾粤民夷雜處非有藩垣之隔出入之防地利兵情大半共之而徵召不能猝集儲峙不能猝供來則獸突去則鳥散跳號為羣噬齧成習其一喙一息未必遽帖然伏榛莽已也郭公忠誠悃欵彊幹淵密

古所謂社稷臣而長慮却顧為吾粵建不拔之業葢自為晉興始以至今兹十九年矣鑒已事之懿軌樹永世之駿業其所關於兵事最鉅而兵憲吳公善寔綱紀之度地覈田吾令長鄭侯佐首持是議與有勞焉若鳳山堡之建取哨江剩兵以守今中丞吳公允兵憲公之請重内地嚴外扞皆大有造於吾邑者也諸父老謀伐石以詔將來無使湮没命守約撮牘載其事為之志其槩如此植稗之頌河洛之思世世不絕則諸鉅公之勲與

吾邑罔極可也

懐集縣學田碑　　　　文體循

昔原思為宰而辭九百之粟孔子曰毋與爾隣里鄉黨乎夫聖人禮義之中正辭受取予適當其可觀此則分禄以惠人聖賢之通義也然隣里鄉黨宗族之所在分禄以贍之是謂孝於其親庠序學校人才之所出分禄以惠之是謂忠於其君其心一也我邑侯陳公起身科第世家淵源問學涖任以來諸士子多拜門下每五日

下帷身親課講雖嚴冬盛暑未嘗少懈計明年又當大比處士之貧者或不能自給以專其業於是捐俸金六十餘兩以為通學燈油之助惓惓然以科第期多士忠君作人之念誠至渥矣諸生龔勲堯持亨等僉謝而請于予曰分其惠以市燈油不過感德于暫時豈若總其惠以置學田俾得遺恩於久遠且學田之立有自來矣先是本學掌教蕭師捐金十兩置學田若干畝歲入租于學以資公用繼蒼梧僉憲夏公捐金五十兩買學田

若干畆歲入租于縣俾貧士每得具文請周二公之惠至今不泯者田存故也我陳父母今日之惠盍亦因二公故事置學田以垂諸無窮可乎余欣然喜曰諸子之言是也於是悉出惠之金擇田之近郭者而易之共得田若干畆租若干石遞年輪廩增附各一人徵其所入之租而歸藏之凡有所費悉命於師長登簿公支不得任情花費俾通學沾實惠也謀成諸士請予為之記顧此實余責也曷敢辭雖然體三公建學田之心以作興

諸士尤當體三公之心以奮勵盍學田立則公用有資
公用有資則課講有常凡爾多士日㷵㷵然相觀以底
于成者皆三公之恩所自出學田之恵殆將與學相始
終也余所謂忠君作人之德寧有乂者正坐此耳三項
學田土名段畝税租悉條開于左夏公名道南號見吾
浙江餘姚人也蕭公名信號少川廣東潮陽人也二公
善政善教曲籍具存兹且不贅陳侯名一定字克静號
瑞溪廣東揭陽人也舉甲子鄉進士由瓊山學諭來涖

懐凡五年立學之外又復捐金四十兩建層樓植風水是以大義倡而士民踴躍恩威著而四境帖然凡此皆育士愛民别姦禦暴之才炳炳多不能盡述者原斯碑所以記學田也若夫歴叙侯之功德以勒竹帛者端有望于後之君子云

梧鎮閱武場碑

劉堯誨

閱武場在鎮城南西郭五里許跨三江中洲環以岡阜其地平衍而三面阻水中可屯數萬人乃即地為場以

教戰士中設將臺三楹前結軒後堂三楹左右廡各庖一臺下東西五十步外設廳署四各三楹火神廟一門廡各三楹凡閱武先以牲幣告火神而後行事周繚以垣凡一千五百步有奇垣外西偏結軍營四以居士漢戍卒營屋各一百間成化癸巳年總兵官平鄉伯陳諛創建嘉靖間提督軍門應公檟吳公桂芳前後修葺顧年久而蠹且墮矣余初履鎮故事閱武見臺軒攲倚各堂署俱不蔽晴雨垣址蕪沒不可復識四營屋惟斷甓

殘礎錯於叢莽中問之則曰各戍卒旅食民間或憑城堞爲廬苦甚時守道參政林舜道在坐語之曰梧爲重鎮即無論武士所見武場荒廢其何以示威重而肅遠人如存輯何盡命有司於是檄梧州府知府陸萬垓簡吏授事計帑錢議遠邇同知魏仕賢治具檄通判黄杞市材伐石鳩工程土而以坐營都指揮使周勲專董之乃合各營戍卒更番直事仍出帑錢贏餘若干萬以佐費先是司府吏以土垣疎惡不耐雨潦請易以甎石軍

營湫墊請更諸爽塏損營屋數而高大之他臺軒堂房
各公所請如初制報曰可自始事越十有三月而訖工
是為萬歷庚辰夏五月也

懷集義倉碑　林春茂

荒政之重於為治也豈細也哉昔長孫平領度支見天
下多水旱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一石以下貧富為差
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朱子在崇
安請立社倉一所借官米六百石為本而取息二分歉

蠲其半大饑悉蠲之行之數年子什其母更不收息雖遇凶年民不缺食王政先救荒而其要在儲蓄二公之計慮深遠矣我國初每邑有倉而又設倉於四境用官鈔買穀儲貯僉點大户看守其初蓋甚善矣其後歛散不時文法繁瑣吏避事者視民之殍不以請發至化為浮埃聚壞而不可食看守者傾貲賠由之廢弛今并其基址而無存者此與懲噎廢食何異哉獨預備倉貯于州邑其藏有限且所惠不過市井游惰輩而遐陬僻

壤力穡遠輸之民雖轉溝壑而不能沾升斗之粟其勢然也余治懷之三年諸廢墜稍舉而尤至於義倉條陳於部使者馬公批示為治首務著實舉行謀之父老有云懷邑多穀亡荒少往歲旱傷穀價反賤益狃目前之無虞遺預防之至計也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況懷集半梯田而四山多猺獞無桑麻棗栗之饒閭閻鮮蓋藏一水通東粵其穀可出而不可入設有重災匪特流亡而盜寇滋起矣於是捐資每里立一義倉每倉置五十

石令民出粟每畝二升助之榜之通衢時一保長朱鎚出穀十六石後無繼之者乙酉秋旱傷既甚百姓徬徨方行禁糴止商穀五十餘艘遂取贖錢買入預備倉者三百石又買二百石入義倉以俟平糶餘令民間自買獨郭襄陽買穀六十五石後亦無繼之者嗚呼好義之難得如此使饑饉洊臻公私具困其極也必令勸借而不免於乘機搶掠富戶不能安居孰若隨處積粟隨處散給積貯而有備之無患者哉是倉也在城廂者一在

坊郭譚村西水獨遇者四惟務本里頑愚懲之而不顧立其法掌之以保總保長而老人兼之立簿三扇書其散斂之數一載於保總長一藏於老人一藏於縣游手游食者不與殷實者不與無行之士不與每石豐年收息二分中年一分歉則加耗五升散以仲夏斂以仲冬俱登于籍其以濕惡還者有罰故負者削其籍總之不外二公舊法而酌以時宜也既斂之後本縣稽察出入之數具報于府不登循環其侵匿那移責之賠償而痛

懲宥罪嗚呼治法貴於治人善始不必善終兾後之君子雅同一心可垂永久不然其不為豪猾之侵耗者幾希於是乎記

府江開路碑　管大勲

夫粤有府江在灕江下合濛荔水折而南葢全省咽喉也其流入金硤趨巴江出叢林兩崖巖嶪疊嶂連雲茂林密箐怪石危巒人迹罕通諸蠻每每從冲口或蒙陰中出邀商旅戕吏民歲歲為患雖經誅勦屯兵列堡近

未有剪荆伐翳鑿山通道為千年計者萬歴十三年春正月王師平府江諸將吏僉謂自征蠻猶薙草然芟則刈伏則撫無他術也請自今籍盗田修軍實據險守之維時督府連江吳公撫臺龍溪吳公相與協慮而籌曰勦叛匪艱而永清之為艱府江幾用兵矣而旋蠢動患在崄巇弗剷欝塏不通而疆理之未備乎乃合謀於直指黄公上書闕下若曰府江固號天險萬嶼凌空千嶂蔽日循崖徑窮度壑蹊塞棄為盗區迄今戡定風氣屯

蒙道途阨阻善後之策曷若開路便上報曰可於是檄兵備憲副歸安韓公總董其事當是時戎馬甫休息行間諸務旁午先為議耕屯防禦之略内調節其軍需而外撫安其殘黨已遂召平樂縣尹黎氺王經紀之且命單騎往視險易諗道里孰山宜刋孰江宜疏孰石宜鑿孰崖宜焚孰澗宜舟宜梁孰地宜館宜亭孰冲達何處孰村出何所孰堡接何壤咨度既周矩矱略具乃召千戸劉栻把總李芳輩勑之曰導爾界驅爾兵役爾工毋怠

而成已而召外郡邑商謝誠郭邦實張瑞等若而人依麓憑冲裹餱糧集夫力縱砍伐輸已材而劇榛莽心惟口裁宵規晝畫命日授事分地量工給餉制罷選能課績勞勤策惰靡遺智焉税商木以析工直高劇崇巔深叢窮谷頓令衆山如童諸路若坦百年蒙叢魍魎之區倐爾四達視内地云經始於歲乙酉夏五月竣事於明年丙戌三月自小倉板歴龍頭磯廣運堡足灘雷霹至銅盆冲總二百餘里西岸兩地田冲營出沿江冲口佛

槽猪巷大銅江營一至江口一自龍塘柢清潭腦小銅亮營一至小銅江一至田冲界一至塘尚仙廻一至象磯堡丹竹冲界一至大小銅亮銅江一至水浪南崗一至大水冲一自異村後出佛槽歸化等處平崗堡一接三妹巢一至榕崗及湓村東岸賀縣至東安界各若干里而松林鼓鑼二硤尤稱險絶則命李芳劉栻率江滸接地脉併力疏鑿以接兩岸之道無病涉焉總之設公館二亭鋪四十渡舟十三橋梁六百二十五是役也治

地資兵伐蒙資商架構資材畚鍤資石賞費資羡而借
公帑僅六十餘官不費而績用成嗟乎余於是仰窺三
院之訏謨弘遠而兵憲公之苦心矣與其屢勦屢叛勦
我王師也寧拓闢是圖治嶮巇而為康莊驅髃塏而成
孔道陰沴陽開氣通物阜狸埋梟伏一勞而永靖之為
快乎余嘗分藩蒼梧往來上下三歲間凡八度府江矣
今年春移官東泉順流過之見烟瘴廓清新堤迂衍輪
蹄絡繹負擔載途舳艫蔽江村舍相望別一境界矣余

喟然而嘆惟皇神武惟公經略俾八蠻通道幽壤同風不厥幾乎與草昧開拓並稱休烈也哉

歡雷碑　　龔一清

懷遠縣城治久虛猺人未釋舊愆皇帝在宥十九年守藩臣龔一清分道右江天承德意以咨度任陳郡守夢庚以經繕趣蕪長令朝陽及尉鄭良懋方庀事猺衆余金朝數十輩白尉因寓民張鵬吳自學羅乙于長令與懷民俱來具請新縣治城丹陽鎮狀願為新民盍令尉

義諭一旦皤然從化矣可之爲諳鎮地相土宜以宋别駕允薤偕時中春十二日也民猺薽沓懽鼓輿所至而雷偶鳴于上轟然訇然若輿應不先乎此不後乎此是歳雷始此也益懽聳其雷又天心之同云乃定治維版土田先是民棄爲綦莽猺占執者且久令尉爲言猺皆吾民願以畝輸執姑與仍業許之其猺間不率化者責在六刀之酋時取焉以麗于法爰如請屬石諡懽雷碑維後罔有輕更系之箴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毋曰蠢

兹有泉歸命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毋曰何畏至愚而神遂歌曰民歡攸戴天心攸同厥城孔陽萬年時功

九府學田碑　楊芳

田以養士胡可已也自代匱來謀之直指錢公出帑金三千購得九府學田四十六頃三畝零每田有四至有租數有佃丁姓名刻石於各府州縣學宮前學使駱君撰有碑文豎之桂林明倫堂不啻詳矣今學使楊君又查出頻年所有學田九十九頃五十六畝零復勒之石

總計共得田一百四十五頃五十九畝有竒葢亦各省所無者嘉惠後學先後一心謹識之以備查考若乃遞相稽覈使不至於埋没兼併而令鉛槧子得沾升斗之助是又在我良有司也

貴縣漏澤園碑　黄學凖

夫掩骼埋胔攸政之大端也貴邑舊經兵燹野多白骨荒岡僻阜停積無主尸棺殘魂飄泊罔所依附往往星月之下風雨之交形為鬼哭幻為野燐盎氣欝結工于

天和比歲弗登災疢間起禨祥之應誠弗虛矣予署邑篆觸目動中因簡憲綱三十六欵讀之亦無附載三復考究乃知漏澤園實與孤老院事相表裏葢聖王御宇以萬物各得其所為願其效使齊民樂業養生送死舉莫所憾不幸有煢獨之祀者則窮民之邺枯骨之澤尤在所先故收養如法則生無主者有所托掩瘞以時則死無主者有所歸死生人鬼理一而已憲綱載非略之也義互見爾予獨怪夫今之為政者簿書迎送取給目

前而郊坰之外不復周覽致使赤子遺骸等如瓦礫曾不得附于做益帷之例亦良忍矣子懷此懼顧左右供事皆椎埋嚚悍無足委任乃進其耆老而語之有吳邦材者真篤實好修踞而言曰老民不穀竊嘗有利物之心而分無所施恒恐身先朝露甘同草木今明公發是盛美敢不承事唯力以圖不泯予曰善哉善哉遂書牒委之給以使令仍申陰隲果報之說以堅其意始涓吉日周行祇役計屍棺停積凡八十具悲為殯諸淺土髑

髏一百六十餘并星散骨殖則萃爲叢塚貯以石函覆以高丘邦材復捐貲召巫設清醮以享之同時鄉耆余瑶輩亦各携冥衣楮錢相率焚拜襄事而退由是野無暴露原有封塋雖微華表以爲觀亦樹白楊而成列過者𤢖狐兎之感逝者鮮吟嘯之悲梧亭之魂載寧伯有之厲不作和氣斯洽豐穰可期兹葢王道自然之施微福于腐朽詭情乎冥漠者也爰用立碑紀其顛末尚企來哲因時修舉相承于勿替云

獨迴里橋道碑

謝君惠

懷邑為梧轄一隅介在東粤之間舊不修館舍不設郵亭謂非當道駐節之所臨冠葢車騎之所假途也以故多屬鳥道周行之屐視空咏大東而獨迴一帶自哆囉至鑿石延袤四十里丁巳秋馮吏作梗頃圯尤甚嵌巉險壍壘石淖泥秉者抱蹶折之虞行者多躑躅之患予每過欲謀為修復狀顧此費不貲非藉士庶同力共事即長官惡能點石神通役鵲浮黿轉濟人於亨衢也適

郡從事高天燕慨然有急公之義具緣簿告余余曰屬在封邑而繕葺廢墜爾將主盟謂何經理橋道余為政顧與衆共圖之用是捐俸為士庶規仍節羡勸勞率作興事募工度材計餱酌費一時都人士羣相鼓舞富者輸財貧者出力以佐不逮故經始于戊午一陽之候迄兹仲春遂告成事凡絡繹征夫肩摩轂擊式歌且舞于蕩平之途而不知為之者夫以百年險巇之區忽成康莊大道坦然周行雖曰往復之數乘除之會而子來

趨事庶幾政通人和百廢可次第興乎余一人實嘉賴焉是役也計除道四十里許石結𩇨橋二平橋四約費四十餘金其樂輸姓氏俱有成勞例得并紀因勒之石陰以誌不朽

粵西文載卷四十四